

西班牙、奧德加·嘉塞與愛

二十世紀前半世紀的西班牙文學思潮與創作約莫可分為三個時期，如果更精確說明，應當說西班牙內戰（1936-1939）前的文壇生態：一為九八年代，即一八九八年因美西戰爭的軍事與政治挫敗結束殖民帝國而引發的文人運動，知識分子呼籲以文學寫山河、喚國魂而帶動文學創作的蓬勃，以思想家及小說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為首，此時期小說、散文、詩文類均有傑出表現；另一時期則是一九一四年歐戰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1910~1914)以奧德加·嘉塞(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為主要的思想論述與哲學辨證為主流，不僅在西班牙大學盛極一時，任教之文哲學院更成為二〇、三〇年代歐洲學術殿堂的重鎮；第三時期則是以詩作為主要創作文類的二七年代詩人(一九二七年，因紀念巴洛克詩人龔果拉(Luis de Góngora, 1561-1627)逝世三百週年而名之，此時期有名詩人兼劇作家如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1936)、阿爾貝蒂(Rafael Alberti, 1902-1999)等人。這三個時期可謂西班牙繼黃金世紀(十六、十七世紀)之後，再次締造國際聲名的文化光輝。

值得注意的是，九八年代和二七年代仍以「文學」為主要發展介面，中間一九一四時期則是哲學和美學思想論述鼎盛。質言之，奧德加·嘉塞於一九二三年創辦的《西方雜誌》(*Revista de Occidente*)，以思想與批評論述為主，也引領一批作家從這兒嶄露頭角，例如崔雪爾(Rosa Chacel, 1898-1994)，此時創作的題材自然走向哲學思維的敘述與架構，但就整個文學成就而言，較之九八年代和二七年代則相對式微，而奧德加·嘉塞的思想論述，則成為此時期的文化圖騰。

西班牙二十世紀前半世紀對整個國家社會的思維、觀瞻、政治建言最具影響力者就屬烏納穆諾和奧德加·嘉塞兩人，而奧德加·嘉塞較烏納穆諾的影響力又延展二十年，《西方雜誌》迄今猶領航知識份子思維的方式與批判精神。奧德加·嘉塞從新康德主義哲學領導人柯亨(Hermann Cohen)習哲學而發展出自己的創見。先後在創辦的雜誌《西班牙》、《太陽報》、《西方雜誌》中宣揚理念，為西班牙文化國際化開啓自由主義之風。二十世紀初期是西班牙知識份子參與公眾事務與針砭政治最活絡的時代，「知識份子的政治責任」一詞蔚為風尚，因此，奧德加·嘉塞也曾為共和政府背書，簽署「知識分子宣言」，爾後關係破裂。西班牙內戰爆發後流亡異地，至一九四八年始返祖國。奧德加·嘉塞稱自己的哲學思想是「悸動理性哲學」，意即，如果生命是思想的中心，那麼理性就是與其共存共生的必要條件。奧德加·嘉塞雖然以哲學名家，但個人論述書寫擴及各個介面與主題，舉凡藝術、文學、美學、政治、歷史、教育、當代前衛思潮等題材均深入涉獵探討。這些論述結集於《觀察家》(*El Espectador*, 1916-1934, 共八冊)，尤其對時代「現代性」的探討有其獨特詮釋。

另外，幾部著名論述亦可窺出他對西班牙念茲在茲與針砭的苦心孤詣。《吉訶德的沉思》(*Meditaciones del Quijote*)和《軟骨西班牙》(*España invertebrada*)可視為接續烏納穆諾評論西班牙的觀感。不過，奧德加·嘉塞探討小說和吉訶德的角度，已從九八文人的怪誕丑態詮釋轉為同情的筆觸。分析西班牙的國勢也從九八的悲觀批判轉為寄予同情，並從歷史因素探討。他指出：「西班牙無所謂國勢衰頹之說，因為從一開始她就不是一個組織健全的國家，西班牙並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封建制度，日耳曼人抵達西班牙已是元氣大傷...西班牙最大的不幸是缺乏金字塔頂端少數的菁英和底座雄厚不可撼動的廣大群眾」。針對前衛藝術，他也提出「非人化藝術」的理論詮釋(1925)，即捨人性、感性或軼事；喜扭曲變形之風格；視美學為一種遊戲趣味；反大眾通俗，傾

向貴族少數藝術。爾後幾年，奧德加·嘉塞對初始「非人化藝術」的熱中冷卻，詮釋亦有不同。<<我們時代的主題>> (*El tema de nuestro tiempo*) 及<<群眾暴動>> (*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 均觸及當代社會現象與文明病。他試圖破除理想主義的主觀意識，說明現代社會個人的不安源於文明的危機，雖然「我們人類在危機中生存，但不能依賴危機而生存...」。兩部作品均在佛洛伊德相關題材之作品出版之後(<<戰爭和死亡時代的省思>>與<<文明及其不滿>>)，益見得彼時探索此類思維的風潮。

<<愛的哲學>>(*Estudios sobre el amor*)是奧德加·嘉塞探討多元題材與思想論述的一個子題。本書最早於一九四〇年出版，爾後各篇散見於不同專書。這部作品則是若干以愛為主題的論述結集而成的「愛的真/箴言」。奧德加·嘉塞在這本著作中，以「張開理論的明眸，觀看眼前浮動的生命」。因此，他從不同理論的詮釋逐一引出愛的意義與象徵。他試圖解說愛的意涵，並釐清一般人對愛的錯誤示範或認知。有幾個元素是他引申解說的重點：愛恨情緒的發酵；愛與性的品質與差異；精神與肉體的愛的區別；性別與愛的角色的扮演；感情與知覺、靈魂元素的關係；愛是一種愉悅的迷魅；「真愛」不是機械式或盲目的愛，真愛是一種「會犯錯的愛」。就性/情色方面，奧德加·嘉塞也試圖以光亮的視野看待這一個過去長久以來被塵封箱底的議題。他認為「情色題材一直被隱藏在晦暗之處，我們偵測、觀看，但拒絕接受生命中有不可觸犯的禁地」。

<愛的特質>中他提出愛的類別與特色，性愛、欲求、真愛、奉獻等相對的情感發酵，愛恨兩者都是朝特定對象移近的離心力，然而卻產生親/疏迥然不同的情緒。<墜入情網>則以斯湯達爾的<<愛情論>>為基調，以實例重新詮釋或釐清，並對「風流倜儻」的「唐璜主義」有一番辯白與釐清，甚至認為「愛」只出現在生命的某些階段。<選擇在愛中的角色>則是以心理學層面為思考方向，探討男女雙方如何彼此吸引或排斥。愛的特質與力量可以超脫卓越與平庸的分野，這正是愛的奧妙與可貴之處。<偽裝的面紗>，<謎樣的女人>和<愛的幻象>則側重剖析女性的性/愛心理學，不論是繪畫藝術的仕女表現，聖經故事中的猶滴書或莎樂美，女性在性/愛中恆常被一種「曖昧、虛偽」的方式表現出來，處於壓抑與被壓抑中渴望釋放出來的情愫。奧德加·嘉塞雖然試圖兩面持平詮釋男女對愛或性的表現方式，仍多以傳統哲人思想為標竿再予以詮釋。<有趣的男人>可歸為奧德加·嘉塞的「愛的哲學」的座右銘。除了闡釋愛與欲的區隔，也提出吸引女人的是具有某種特質與價值觀的「有趣的男人」，而要當一個「有趣的男人」遠比當藝術家還難。最後回歸他「悸動理性哲學」的思索，強調「愛是創造出來的，是理性經營，並且是維繫心靈的真正力量」。諸多論點，不論新創或延伸，奧德加·嘉塞的文風與論述成為西班牙哲學領域的舵手，亦奠定二十世紀前期西班牙人的思想里程碑。